

序

在戏曲艺术的天地里，由于某些客观上的原因，理论研究是不太被重视的。

解放初期，理论研究活跃过一个时期，那也主要只是探索“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的方针的贯彻问题，或者联系艺术性较强而思想性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的传统剧目，提出一些看法或修改的方案。

对于戏曲剧种的历史发展的研究，有一部分戏曲工作者在进行，也不一定能得到领导上的支持和帮助。

五十年代初期，伊兵同志主持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工作，他倒是一个有心人。在大力抓传统剧目的整理和现代剧的创作的同时，对理论研究工作也丝毫没有放松。当时，我在他领导之下，对这方面的工作也有所接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华东戏曲剧种介绍》一套五册，便是留下来的一点陈迹。具体的编写工作绝大部分是五省一市的同志做的，而我只是为伊兵同志的工作搜集资料，联系联系基层。并审读了一部分稿件。

顾名思义，《华东戏曲剧种介绍》限于当时进行工作的规模，限于篇幅，对各戏曲剧种的介绍都相当简单。随着华东戏曲研究院机构的撤消，这一工作也中断了下来。当时华东地区的戏曲剧种不下一百余种，在这五册书中，作了简单

的介绍的，也仅是四分之一左右而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永远不会稍忘的重大的历史转折点，双百方针的进一步贯彻、落实，是从这一历史时期开始的。就以戏曲理论研究的园地来说，也呈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

刘永濂同志的《皖南花鼓戏初探》的编写和出版，正是今天的戏曲理论研究园地中的一朵鲜花。这朵鲜花也许色彩并不十分艳丽，也许香味并不十分浓烈，却是开得很结实的，不会很快地就凋谢枯萎的。

因为我把这部原稿初步拜读一遍以后，知道这十多万字的《初探》实际上是整整三十年中的一点一滴的心血的积累。而这三十年时间中，刘永濂同志又是以大部分时间从事皖南花鼓戏的编剧工作或艺术研究工作的。他的材料都是第一手的。而我过去也写过这一类调查报告或介绍，往往是走马看花，用两三个月就赶写出来的急就章。相比之下，当然难免见绌了。

刘永濂同志为了弄清楚皖南花鼓戏的来龙去脉，还走出省去，在河南、湖北、江西、江苏各地都进行了调查工作。面铺得比较广，他所得到的材料的局限性也就比较少了。

尤其难能可贵的，并不是他先有了一个主见或成见，然后用调查所得的材料以证实这个主见或成见，硬要我们接受。而是在对调查所得的材料，作了冷静的客观的分析，这才形成他的观点和论点。三十年前，我在《华东戏曲剧种介绍》的附录里，谈起剧种史研究者有唯古为美，唯土为荣的通病，往往不够实事求是地把某一剧种说成早于唐宋，甚至说的丝毫没有受兄弟剧种影响，而其他兄弟剧种都是受了本剧种的

影响而形成等等。周大风同志最近也和我谈起过，这种倾向虽有好转，似乎仍未绝迹。这部《皖南花鼓戏初探》的全面评价，我没有资格说三道四。但是我可以证明，在这个问题上，作者刘永濂同志并没有这种倾向或情绪。这也是很不容易的。

本书用了较多篇幅，写了一百多位艺人小传。我觉得这是极为宝贵的史料。通过这一百多篇(节)小传，我们所看到的皖南花鼓戏的历史是生动的、丰富多采的。而且还同时揭示了社会风貌，对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也都有价值。

无独有偶的是中国戏曲史研究者周妙中同志写了一部人物为中心的《中国戏曲史》，全书就是以传记组成。这当然是十分有益的一种尝试。

我在通读全书，尤其是读了彭水英(女)的小传以后，感想很多。如本书所介绍，皖南花鼓戏流行范围也包括江苏的溧阳，而皖南花鼓戏发展史上最负盛名的艺人彭水英也是溧阳人。而我也正是溧阳人，在解放以前，在故乡根本没有看过皖南花鼓戏，更不曾听说过彭水英其人其事了。这不是很值得我深思的问题么？

在学生时代，我是不进戏场的。就连昆剧、京戏，我都敬而远之，更不必说下里巴人的花鼓戏了。一直要到解放初期，参加了戏改工作，我的轻视民族戏曲遗产的思想才开始有所改变。速度相当慢，而且也往往有反复。民族戏曲遗产中当然也有糟粕，也有不那么可爱的东西，但我在这个问题上，恐怕爱国主义精神也是过于淡薄了。

《艺谭》编辑部赵鸿同志和本书作者刘永濂同志叮嘱我写篇序文，实际上是给我一次读书的机会。书读得比较草率，

自然说不出有份量的话，仍旧是些漫无边际的感想。唯一可以奉告的，却真是我心中所想的，即使有点“空”，却并不“假”。

如果伊兵同志没有被十年浩劫夺去他勤奋学习、勇于战斗的生命，他看到今天戏曲理论和戏曲史研究的繁荣景象，一定会笑逐颜开的。由他来写篇序，也是最恰当的。然而，过去的一切都是绝对不可能改变或重写的历史了！

蒋星煜

一九八三年盛夏于上海

目 录

序.....	蒋星煜
一、历史的演变与剧种的兴衰.....	1
二、皖南花鼓戏的形成与发展.....	5
(一)移民活动孕育了剧种的诞生	5
1. “七王会战宁国府”	5
2. “病疫所至、村落为墟”	6
3. “插标划田、据室为家”	8
4. “一担稻箩下江南”	10
(二)皖南花鼓戏成长的几个阶段.....	15
1. “满场锣鼓满场人，唱唱打打玩彩灯”	16
2. “身背木架‘打五件’、妻儿老小度荒年”	22
3. “村前锣鼓响、男女满稻场”	27
4. “花鼓一来、洗脚穿鞋”	36
(三)皖南花鼓戏与兄弟剧种的关系.....	42
三、皖南花鼓戏的传统艺术	55
(一)戏剧文学.....	55
1. 剧目概况.....	55
2. 戏剧文学的优良传统.....	59
(1)民间格调与乡土风味	59
(2)歌颂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对美好生活的	

积极追求·····	70
(3)幽默、风趣,犀利、辛辣的民间喜剧艺术 ·····	80
3.封建腐朽意识对传统剧目的侵蚀和影响·····	84
4.剧种音韵简介·····	88
(二)表演艺术·····	90
(三)音乐唱腔·····	96
1.主腔·····	97
(1)淘腔·····	97
(2)北扭子·····	103
(3)四平调·····	108
(4)悲腔·····	110
2.花腔与锣鼓·····	113
(1)花腔及花腔选曲·····	113
(2)锣鼓及锣鼓选谱·····	117
四、皖南花鼓戏艺人谱略·····	135
(一)艺人师承谱系简表·····	136
(二)师徒制与师徒关系·····	139
(三)老艺人小传·····	141
五、建国后剧种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186
(一)春风丽日、枯树新花·····	188
1.培养新生力量,建立新、老结合艺术队伍·····	192
2.除旧布新、建立新的规章制度·····	193
3.抢救发掘剧种艺术遗产·····	196
4.蓓蕾初绽,皖南一枝鲜花·····	198

(二)芜湖专区皖南花鼓戏剧团简史	200
(三)推陈出新,继承剧种艺术优良传统	203
1.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	206
(1)《扫花堂》	207
(2)《打瓜园》	208
(3)《假报喜》	210
(4)《当茶园》	213
(5)《打补丁》	214
2.反映现实生活的有益尝试	215
(1)《春茶曲》	216
(2)《送瘟神》	218
(3)《猪场新风》	220
(四)进行访问演出,艺术交流	222
(五)医治创伤,继续前进	230
后 记	232
附 录:建国后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	234

一、历史的演变与剧种的兴衰

皖南花鼓戏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三省毗邻地区，如皖南的宣城、广德、宁国、郎溪和苏南高淳、溧水、江宁、句容、溧阳等县境内，以及浙江的安吉、长兴、孝丰、泗安等地，而以我省江南宣、广、宁、郎一带最为盛行。建国后，芜湖专区（现改为宣城行署）和宣城、广德、宁国、郎溪等县先后建立了六个皖南花鼓戏职业剧团和五个半职业剧团（即经政府登记批准的“两季班”，农忙散班，农闲演出）。是我省江南地方的主要剧种。

皖南花鼓戏是由湖北民间花鼓调，和河南民间的灯曲，随移民传入皖南，与当地的民间歌舞合流而成；在成长过程中，吸收了高腔、徽剧、京剧艺术的有益成份，经过近百年的演化、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粗犷、朴实、明快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乡土色彩的民间剧种。

剧种艺术的新兴、发展及其传播，都会受到流行地区的经济活动和文化传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皖南花鼓戏也是如此。因此，简略地介绍一下宣城、广德、宁国、郎溪等地经济与文化活动的历史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皖南花鼓戏自一八七〇年至一九四九年的八十年间诞生和成长的历史面貌。

宣、广、宁、郎地方，历史上属于丹阳郡治（宛陵郡），宣城是郡府首治。概述宣城地区历史上经济和文化的嬗变情况，在这片广大的地方是有代表性的。

宣城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始置丹阳郡，隶属扬州。隋代改为宣州。南唐时升州为宁国军。宋代改为宁国府，辖宣城、广德、郎溪、宁国、泾县、旌德、太平、南陵八县，府治在今宣城市城关。元、明、清三代相沿，清代设广德州，辖建平县即郎溪，受宁国府节制。

宣城在春秋战国时代开发垦殖，唐、宋时代已是人烟稠密、农业与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富庶地区。出产的宣纸、宣笔历来视为珍品。宣城是江南人文荟萃之地。宋代，赵德麟在他的《候鯖录》一书中提到宣城官妓“色艺可取”，这显然说明当时已有官妓从事唱曲献艺活动。

元代的杂剧大家赵雄，宣城人。《录鬼簿》著录他的剧作有《石守信》、《害夫人》、《崔和担生》三种，曾是当时“海内盛行”的戏剧。赵一生沉沦下僚，主要活动在家乡和池州一带。

明代宣城泰和门内，设有“梨园总寓”，是专供“梨园子弟”居住的场所，并有总领负责管理他们的演出和生活。明代大戏剧家梅鼎祚(禹金)就是宣城人，他是地方的“乡贤”，“少负诗名，与沈君典(学懋)齐名”。沈君典也是宣城人，状元及第，工诗文。梅鼎祚与汤显宗交谊甚深，汤来宣城游览时，他俩在敬亭山上饮酒赋诗，论曲谈文，成为当时文苑的一段佳话。梅鼎祚著有诗文及杂剧《崑崙奴》，传奇《玉盒记》、《长命缕》，小说《才鬼记》、《青泥莲花记》等。

清代大戏剧家李文翰(云生)也是宣城人，“一生工作曲”，仕途失意，“以诗曲自娱”，著有《胭脂舄》、《紫荆花》、《凤飞楼》、《银汉槎》等剧本传世，在清一代，

剧作成就很高。明末清初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本姓曹名逢春，曾寄居宣城敬亭山下“双塔寺”内（即广教寺）说书治艺，“一日，醉卧敬亭山下，垂杨拂其身，遂慨然曰：‘吾今姓柳矣，即号敬亭可乎！’于是名逢春，号敬亭焉。”（据《发幽录》）我国著名数学家梅文鼎、梅珵，画家梅清、梅庚，诗人施润章等都是宣城人。可见在元、明、清时代宣城地方的文化（包括戏曲）是比较繁荣昌盛的。

明、清时代宣城地方盛行崑腔和青阳腔（目连高腔）。士大夫很讲究声色之娱，养着“家班”，唱曲清玩，斗艳争胜，形成风气。如沈、梅等故宗大姓的“家班”，都是“色艺精绝”，“每唱一齣，倾城竞传”。梅鼎祚、李文翰的剧作都是昆曲本，他们的成就，与当时当地昆腔的盛行和繁荣有密切关系。

明、清时代宁国府所辖的宣城、南陵等地，是青阳腔最盛行的地区。宣城、南陵之间有寒亭、弋江两个农村集镇，每年中元节（七月十五）都要举行盂兰会，附近目连戏班社都来集会演出，锣鼓喧天，盛况空前。寒亭有个傅村，村前有座“会缘桥”，是宁国府经南陵去池州府的官道，桥上筑有巨大的凉亭，亭内修建了很多房间，是专供乞丐、僧、道来会缘居住的。总之，宣城一带农村是青阳腔（目连高腔）的“老窝子”。建国初期，南陵的弋江，宣城的寒亭，江苏的高淳仍然流传目连高腔，不少农村业余剧团，仍用高腔演唱目连戏和经过整理的传统剧目。

宣城一带的纸商和茶商，资本雄厚，垄断市场，很有势力。据说，徽调盛行时，宁国府的商人就资助过徽班在金陵、扬州等地活动。当皖南花鼓戏兴起时，宣、广、宁、郎及苏

南、浙江一带仍有“徽味”很浓的乡班京戏进行演出活动，群众称之为“京徽班”，有不少皖南花鼓戏艺人，曾“跨门”拜“京徽班”艺人为师学艺。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宣、广、宁、郎等地所流行的昆腔、徽调，几乎全部衰亡了。

昆腔、徽调其所以衰亡，最主要的原因，是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清王朝的军事镇压，宣、广、宁、郎一带农业、手工业被摧毁，城市商业经济遭受严重的破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昆、徽班社便自然消失了。随着移民活动和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剧种——皖南花鼓戏。

二、皖南花鼓戏的形成与发展

移民活动是形成皖南花鼓戏的社会基础，随移民传入皖南的民间艺术，是构成剧种艺术的重要因素；移民后裔聚居的地方，也就是剧种艺术传统的流行地区。

（一）移民活动孕育了剧种的诞生

自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在我国东南的安徽、江苏、浙江三省毗邻的广大地区，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时间经历半个世纪，人数估计达百万以上。这对我国江南地方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化方面，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移民活动孕育了皖南花鼓戏的诞生。

1. “七王会战宁国府”

清、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苏南的溧阳、溧水、高淳、江宁等地和皖南宣城、广德、宁国、郎溪等地，成为天京的外围。宣、广、宁、郎地区是太平军和清兵争夺、拉锯的主要战场。民间还流传着太平军“七王会战宁国府”的传说（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根王蓝得胜、昭王黄文英、堵王黄文金、偕王谭体元），就可想见当时这一带地方战斗的激烈和频繁了。

在太平天国革命活动期间，宣、广、宁、郎地方是太平

军与清兵浴血苦战的战场。据有关史料统计：自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的三年间，清王朝就有两名提督、两名总兵、两名副将及一名地方大员战死。可见战斗是空前的激烈而频繁了。往日人文荟萃、繁荣富庶的鱼、米、丝、茶之乡，已成为刀光剑影、战火纷飞的焦土。尤以太平军保王童容海叛变投敌，袭占广德；引起太平军与叛兵、太平军与清兵、清军与叛兵、叛兵内部的一场延绵十一个月的大混战，宣城、广德、郎溪、宁国、高淳、溧阳地方受祸极为惨烈。

一八六四年天京失陷，昭王黄文英、堵王黄文金、偕王谭体元保护幼天王洪福突围，血战建平（即郎溪）据守广德，然后转入浙江、江西。清军四处围堵追击，所到之处，焚掠一空，城镇成为废墟，农村成为白地。

皖南、苏南、浙江之间的毗连地区，经过十二年的战火兵燹，农业、手工业、商业统统被摧毁殆尽，居民大部分死伤外逃，“‘粤匪’窜入州境，田地荒芜，计斗米钱二千，人相食，野无青草。”（《广德州志》）这条记载是从清王朝统治立场出发，把罪责全部推在太平军的头上，但所反映的田地荒芜，人口骤减的史实却是可信的。

2. “疫病所至，村落为虚”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期清同治元年到同治三年（1862—1864），宣城、广德、宁国、郎溪以及苏南、浙江境内发生一场大瘟疫。各地志书，对这场“疫病”都有记载。宣城地方“疫病所至，村落为虚”，“白骨蔽野、十室九空。”（《宣城县志》）广德县内是“……先是州民在‘贼’中困苦流离，死者过半，至是又病疫，至八月，积死满野，伤亡殆

尽。”（《广德州志》）病疫蔓延到苏南、沿天目山到杭嘉湖平原。据《宣城县志》记载的：“鼠啮稼禾尽”、“鼠白日出洞，不畏人”，以及“塘埂坝边，死鼠相枕藉”等资料看，这场大瘟疫很可能是鼠疫一类的传染病，才能那样为祸剧烈的造成“村落皆空”的悲惨景象。

笔者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七的五年中，曾经先后三次深入宣、广、宁、郎农村和苏南、天目山的部分地区，调查民间艺术，访问皖南花鼓戏老艺人。当地的老农们都不约而同的谈到他们的先人在“下江南”时奇异的见闻：

远看是村子，进村没得人。床上帐子、被子看上去是好好的，用手一摸就成了粉粉，骷髅就在床上。

锅台上碗，米缸还盖着，人骨架就在灶门边。

“瘟疫”吞噬了土著居民，只剩下废村荒屋，空无人居。

那时蒿草长得丈把高，砍草能砍出个土地庙来。

有土地庙就是有人烟、有村落的地方。野草淹没了土地庙，这就说明已无人烟了。

州里（广德州）野鸡窝理在老爷大堂上，城门洞里藏豺狼。

广德州治已变成废邑空城了。

诸如此类的种种传说，到处流传。宣城县孙家埠，是坐落在潼公坝自流灌溉的冲积平原上，稻麦丰稔，水旱无忧，

商业、手工业发达，本是个富庶热闹的农村集镇，竟成为二十年没有人烟的地方。郎溪县梅渚、定埠一带，与苏南相连，是典型的江南农村，“三里一村，五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人烟稠密。成为：

……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者，有二、三十里无居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

——见《李鸿章奏议》

宣城至广德一百一十华里，途中有洪林桥、十字铺大小集镇。在“商旅往来、络绎不绝”的官道上，居然没有一间铺面，供应行人住宿和茶饭。行人必须成群结队，自担行李、茶水、乾粮，“三五人上路，会被成群的豺狼吃掉”。广德、郎溪大部分地方成为“鸡不叫、狗不跳、大白天都无人行走”的荒地。宁国县知县，在太平军退出皖南后的三年内，“只得住在‘府里’（宁国府府治在宣城城关）”，因为没有老百姓可管。直到湖北、河南、江西等地的移民到来，县太爷才领着一批移民上任视事。

3. “插标划田、据室为家”

战争的破坏，瘟疫的猖獗，造成宣、广、宁、郎一带地方“遍地疮痍、满目凄凉。”我们从清朝政府的户籍、田赋资料中，反映出来的农业与人口的消长情况，既证实了往日“弦管锦绣之乡”变成“鬼哭狼嚎之地”，也说明了移民活动的历史背景。

清·嘉庆十一年(1806)宣城全县人口总数为一百另七万六千一百六十八人。

清·同治十年(1870,即太平军退出天京后的第七年)宣城全县人口总数为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人。其中包括土户(本地人)、客户(移民定居后称客户或客家)屯户(裁汰的或安置开垦的兵勇等在内)。

——《宣城县志》

战乱前后两相比较,相差八十二万五千余人。

清·咸丰九年(1859)广德,建平(郎溪)两县共有三十一万二千六百十四人。

清·同治四年(1865,即太平军退出广德后一年)广德全县人口总数为五千另七十八人。其中包括客户一千三百五十人。郎溪县人口总数为一万另八百五十人,包括土、客、屯户在内。

——《广德州志》

两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死亡或外逃。

上述资料较为真实的反映了宣城、广德等县战乱中人口剧烈减少;战后“土户”增长缓慢(包括外逃归来的土著居民),而客户却大量迅速的增加。

广德县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奉查造藩司底册”中注明:“今通州旧额田并各次陞科田陆仟贰佰玖拾捌顷叁拾捌亩贰分五厘”即六十二万九千八百三十八亩二分五厘。这是比较准确的征收钱粮杂税的数字。

光绪五年(1879)即太平军退出广德后的十五年,进行“按实查造”的统计数字是“通州共肆仟伍佰另柒顷伍拾叁亩”即四十五万另七百五十三亩。其中还包括郎溪县贰仟叁佰拾壹顷叁拾肆亩。两比相差有十八万多亩熟田抛荒了。同一时期宣城县抛荒的熟田竟达七十五万多亩,一百另一万多亩的山场成为无主的“野林荒山”。

清王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采取了“蠲免田赋”、“发放农贷”和“奖励移民”三种措施。即以“奖励移民”来说,通过移民南来开垦,使得这片广阔、富饶的土地,农业生产比较迅速地恢复起来。据《广德州志》载:“同治乙丑(1865)俱据新册,因庚申(1860)遭‘寇难’,州民存者无几。江督曾侯(按:指当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出示招垦,于是楚、豫各邻省之民,络绎来归,垒集境内,垦荒纳税,并入籍与考,不久客民即为土民,其日臻富庶矣乎!”《宣城县志》同样记载着:“经年‘贼扰’,田地全荒,克复后始得招徕(开垦),迄今尚未尽复旧额(田赋)。”由于清王朝的推动,并给移民较为优厚的生活条件,如:“插标划田,立界分山”(无主的田地、山场,移民自行划分,具册呈报,即为己产。)可以“据室为家”(凡有无人居住的空屋,移民即可居住,产权即归移民所有。)农贷,移民开垦的田地“三年不纳皇粮”等。于是在皖南、苏南、沿天目山,杭嘉湖地带,发生了一场经历半个世纪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4. “一担稻箩下江南”

皖南花鼓戏的传统流行地区,原来的自然条件是十分优越的。水阳江、郎川河及其支流贯穿其间,南漪湖、石臼湖